

根据教育部课外读物建议编选
学生必读文学名著书系

我的大学

〔苏联〕 高尔基 著



根据教育部课外读物建议编选
学生必读文学名著书系

我的大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大学 / (苏) 高尔基著；王尊贤译。—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5
(学生必读文学名著书系)
ISBN 7-5007-6468-5

I. 我... II. ①高... ②王... III. 长篇小说—苏联
—现代 IV. 1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 第 014549 号

WODE DAXUE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译 者: 王尊贤 插 图: 胡志明 装帧设计: 周建明

责任编辑: 李 噩 美术编辑: 周建明

责任校对: 鸿 玉 责任印务: 宋世郡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电话: 086-010-64032266 传 真: 086-010-64012262

24 小时销售咨询服务热线: 086-010-84037667

印刷: 张家口市印刷总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625 插页: 9

2003 年 5 月河北第 1 版 2003 年 5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0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007-6468-5 / 1 · 431 定价: 15.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本社出版科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 者 说 明

文学名著，人类独特的精神创造，语言艺术和典型形象的结晶。一部文学作品，如果它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和社会的本质；如果它具有塑造人、感化人、教育人的力量；如果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它就成为人所公认的“名著”，也就有了高层次的认识价值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有了超越时代、超越国界、超越年龄的无穷魅力，成为一代代人，特别是一代代青少年都愿意阅读的必读书，都希望游览的精神乐园。

自从人们认识到文学名著的价值以后，名著的整理出版就成了图书业的热门，各种版本层出不穷，畅销不衰。为了出版一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学名著版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们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探索，编辑出版了《学生必读文学名著书系》。

本书系收入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几十种名著。与其他版本不同的是，它鲜明地体现了为青少年服务的特点：一是有简明实用的注释，为读者解答疑问，输送知识；二是外国名著的译文简洁生动，便于中国青少年阅读；三是有专家精心撰写的导读文章，为读者打开理解名著的大门；四是许多作品配有原



编者说明

著的插图和新绘的彩色插图，为读者欣赏名著助兴；五是所选作品是在教育部教学大纲推荐书目的基础上确定的，与学生课堂学习和课外阅读密切相关。总之，本书系力求从各方面适应当代读者的需求，以利于名著的阅读和传承。

如何阅读和理解文学名著，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可以肯定，在新的时代，它仍将发挥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好的建议，并把希望读的名著告诉我们。让我们共同把这个书系建设好。

本书系由雪岗、徐寒梅、张继凌、徐德霞、周建明、吕卫真等策划，许多专家、作家和翻译家也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社会熔炉 我的大学

——译本序

这是高尔基著名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

19世纪80年代中期，作者已经度过了寄人篱下、爱恨交织的童年和过早地独立谋生、饱尝人间辛酸的少年时代，艰难地成长为一个生理上和思想上都渐趋成熟的青年小伙子。在多年的苦难生活中，他之所以不曾被种种非人的处境磨灭、吞噬，居然像磐石下的野草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书籍所赋予他的精神力量。正是博览群书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思想，向他展示了一个奇妙的新世界和一种更为充实、真诚、美好的新生活，从而使他争取光明未来的愿望更加强烈，为之奋斗的决心更加坚定。因此他渴望在更大的范围内汲取新知识、接触新思想，于是，在一个中学生的怂恿之下，便贸然只身来到当时堪称俄国文化重镇之一的喀山城（列夫·托尔斯泰和列宁都曾在此接受高等教育），希望进入大学接受正规教育，进行学习深造。

渴求和痴迷往往令人丧失理智，作者上大学的热切愿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快便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且不说文化基础的准备不足，单是基本的生存条件就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在那种不合理的社会环境之下，大学岂能为一个一文不名、衣食无着的穷小子敞开大门。结果他只得栖身于生活的底层，一面出卖劳动力养活自身，一面刻苦自学，在人民群众的启迪和书本中先辈贤哲

的教诲之下逐渐成长起来。他先后曾在城里的面包作坊和乡下的小杂货铺辛勤劳动，最后又被迫离开喀山四处流浪。总之，只能是现实社会充当了教育他、磨砺他、造就他的另一类特殊的大学。

在一般人的心目之中，大学意味着优雅静谧的校园、庄严神圣的讲坛、满腹经纶的学者和意气风发的青年后生。然而对于这部小说的作者而言，躲避风雨的荒凉废墟、破旧昏暗的面包作坊、既藏污纳垢又卧虎潜龙的贫民大院、风景如画却因循守旧的偏远山村，俨然就是一所所活生生的大学；工人、农民、教员、水手、小偷、妓女、警察、传教士、小商人、大学生、城市贫民、托尔斯泰主义者和忧国忧民的民粹派知识分子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悉数充当了他朝夕与共、从正面和反面对他进行着言传身教的老师。事实上，作者将其身历的每一种环境、每一个事件统统视作他的大学。因为，它们都强迫他直面现实，深深地思索生活的意义和人性的本质，从而触发出顿悟、警醒、同情、厌恶、愉悦和愤怒，促使他对社会和人生获得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在思想上日益趋于成熟。

作者以明察秋毫的目光、生动形象的笔触，真实地为人们展示出 19 世纪 80 年代俄国社会既广阔纷繁又具体而微的生活图景，勾勒出了芸芸大众面貌各异却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反映了部分先知先觉之士在无边黑暗中苦苦探索真理、勇敢追求光明的奋斗历程，也显露了作者从彷徨苦闷到渐趋澄澈开朗的心路轨迹。

这一时期，对青年高尔基影响最大的当推民粹派思潮。他与带有革命情绪的大学生、青年秘密小组和职业革命家的交往经历贯穿全书。这是促使作者不断成长的重要因素，也是本书与三部曲前两部迥然不同并更具思想内涵的一大特征。

作者来到喀山，正值他过多地见识了人间的不平和苦难，努力思考着生活的意义、力图探索新的生活道路之时。工余他与一群知识分子开始了频繁的接触，在他们的指导下研读了大量的进步书

刊并常常亲聆他们激烈的论辩，受到了各种思潮的启迪和熏陶，眼前呈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持民粹派观点的大学生们热切关注祖国的命运，渴望改变不合理的现实，对人民群众充满了崇敬之情。令青年高尔基感到：“正是这些人体现了思想的美好和力量，他们身上集中表现了对生活、对按照博爱精神新准则去自由建设新生活的善良仁爱的愿望”。因此他崇拜他们，将他们的话视作清新的雨露。他也渴望更强烈地去热爱人民，更多地去关心他人。然而，这些人又往往流于清谈，耽于空想，对现实生活和劳动人民的了解却远不如高尔基真切。青年秘密小组所学的东西更是枯燥玄虚，使他感到老警察对专制统治实质的理解和阐释倒比“导师”们更为深刻和生动。

而作家身边患难与共的劳动伙伴，其实大多是一些满身市侩习气的小市民，有的浑浑噩噩，是非莫辨；有的则对残酷的现实闭目塞听，沉湎于幻想。个别的产业工人虽然已经对罪恶的社会忍无可忍，渴望将卑污龌龊的生活推翻，却又感到无能为力，只好将贫穷的原因单纯归罪于上帝。在青年高尔基的身边，到处充满了凶残和敌意，你争我夺，勾心斗角，令他自觉“有如一匹被紧紧缚住了四蹄的马，正陷入成群马蝇的围困之中”。凡此种种，都使这位注重精神生活的小青年备感苦闷、压抑、迷惘和厌倦，从而经受着较之苦役般繁重劳动带来的肉体痛楚更加难以忍受和言说的心灵上的煎熬。结果他绝望地采取了一种极端的行动——开枪自杀。

正当他为未遂的自杀蠢行深感悔恨和沮丧之际，一位职业的民粹派革命家罗马西进入了他的生活，将他带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农村。在那里，他一面接触和了解农民大众，一面如饥似渴地研读国内外各个时代和门类的大批著作，同时聆听这位身体力行深入农村唤醒民众的革命者（罗马西）深刻而亲切的教导，“头一番感觉到与人相处是如此地美好”，因而精神为之一振，认识上获

得了一次飞跃。于是他对罗马西产生了由衷的敬仰、信赖甚至依恋之情，并决心以之为榜样，切实地担负起开启民智的工作。尽管当时摆脱农奴制为时未久的俄国农村依然处于蒙昧状态，令他这个城里人一时难以适应。但他逐渐地增进了对新一代农民的理解，获得了他们的认同和信任，在他们之中结交了一批朋友，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使自己迅速地成长起来。

这部小说写成于 1923 年，适值这位伟大作家创作上充分成熟的年代，所以无论就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成就而言都堪称力作，因而极富研读价值和审美意义。作品不仅为人们描绘出了那个特定时代俄国社会色彩斑斓的广阔画卷，展现了一个正直而富有同情心、倔强而不懈追求的青年人步履维艰的生活轨迹，而且令大家惊叹于作家对俄罗斯底层人民准确独到的洞察力和塑造人物性格的高超写作才能。

全书人物众多却形象鲜明、性格各异，无论作家对之着力刻画还是寥寥数笔略加勾勒，全都显得轮廓分明、鲜活灵动，读来如见其面，如闻其声。罗马西的深沉干练，杰连科夫的温厚善良，老警察的居心叵测，纺织工的质朴纯真，杰连科娃的矫揉造作，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口是心非……无不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掩卷凝神，人们似乎还分明看得见那位精神病患者冷峻的目光和警察娇妻幽怨的眼神，似乎还听得见痨病数学家声嘶力竭的呼喊、青年钳工雅科夫对上帝的愤怒斥责和赤贫汉子米贡悠扬凄婉的夜半歌声。此外倔强的舵手、快活的钟表匠、冷若冰霜的教师妻子、一群日渐觉醒的青年农民，还有那位面包师傅和他的情人、混淆了现实与幻象的乡村游民，甚至虔诚奉教的老头儿、渴望爱抚的女厂主之类昙花一现的人物，也都一一活龙活现地定格在长长的小说画卷之上。

至于作家对暴风雨中码头工人奋勇抢搬货物场景的渲染，更

是宛如一部声势磅礴、气吞牛斗的交响乐，对劳动、对所向披靡的劳动人民致以了最热烈诚挚的礼赞，余韵不绝，久久激荡着读者的心弦。而在小说中，作家对伏尔加河浓墨重彩的描绘，又使读者得以领略烟波浩渺、风光历历的俄罗斯母亲河的万千气象，给人以美的享受。

读罢全书，大家不难清晰地看到了：在熔炉般的社会大学里，一个穷愁潦倒的青年人，通过与生活底层劳苦大众的密切接触，敏锐地接受种种进步思潮的影响，同时始终一贯如饥似渴地从书籍中汲取知识营养，终于茁壮地成长起来。由此，世界文学史上又增添了一位备受瞩目的国际大师。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是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62 年出版的俄文版图书进行翻译的。

王尊贤
2002年7月

这样,我就要到喀山读大学去了,一定得去。

我想上大学的念头,是中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引起的。这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小伙子,长着一双女人般温柔的眼睛,十分英俊。他住在和我同一栋房子的阁楼上,因为常见我手不释卷,颇觉诧异,我俩便相识了。不久之后,尼古拉又力图让我相信,我具有“罕见的科学才能”。

“你生就是为科学服务的料。”他优雅地抖动着长长的鬈发,一再对我说。

那时候我还不了解,其实连家兔这样的角色也能为科学服务。可是尼古拉却那么令人信服地证明:大学所需要的正是我这样的青年。不消说,也引用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①的事迹。尼古拉说,我到喀山可以住在他家,秋天和冬天先学完中学课程,再通过“随便几门”考试(他就是这样讲的:随便几门),大学就会给我提供公家助学金,于是5年之后我便能成为“科学家”了。这一切似乎全都轻而易举,因为尼古拉当时终究年仅19岁,而且生性心地善良。

中学考试完毕他就走了,过了两星期左右,我也动身前去找他。

^① 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第一位驰名世界的博物学家、诗人,现代俄罗斯标准语奠基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出身贫苦,上大学前曾刻苦自学。今莫斯科大学即以其命名。(本书脚注除特别注明外,均为译者所加。)

外祖母送我的时候，对我反复叮咛：

“你可千万别跟人家发脾气了。你老是爱发脾气，变得又厉害又傲气啦！这都是跟你外祖父学的，可外祖父他自个儿又怎么样了呢？可怜的老头子，活来活去，到头来成了个傻瓜啦。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上帝从来不整治人，魔鬼干这号事儿才扬扬得意哩！唉，咱俩得分手啦……”

这时候，她一面抹着满是皱纹的褐红色脸颊上的点点泪珠，一面又对我说道：

“咱们可再也见不着面了。你这不安分的孩子，眼看就要远走高飞了，我呢，也快要咽气啦……”

前一段时间，我常常离开亲爱的外祖母，甚至很少和她见面，此时此刻，我突然痛苦地感到：今后我永远再也找不到一个与我这般血脉相连、亲密无间的贴心人了。

我伫立船尾，眼望着她一直站在对面的码头边上，一只手不停地画着十字，另一只手用旧披巾的一角揩擦着脸，揩擦着她那双乌黑发亮的洋溢着对人们无限爱意的眼睛。

结果我就来到了这个半俄罗斯半鞑靼化的城市，住进一座平房中狭小的套间里。房子孤零零地兀立在一条狭窄破旧的街道尽头的山坡上，一面墙壁朝着一片火灾后留下的瓦砾场，那里遍地长满了茂密的野草。在艾蒿、牛蒡、马蓼草丛和接骨木树丛中间，耸露出一座砖房的废墟，废墟下面有个宽敞的地下室，一些无家可归的野狗便栖息和葬身其中。这个地下室令我终生难忘，它就是我的大学之一。

叶夫列伊诺夫一家（母亲和两个儿子）全靠微薄的一点儿抚恤金度日。刚来几天我便亲眼目睹，这位面色苍白的小个子寡妇从市

场归来，将采购的东西摆在厨房里的桌子上，愁眉苦脸地思量着怎样解决一个难题：即便不考虑她自己，却如何以几小块儿劣质的肉，做出足够3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食用的可口饭菜呢？

她总是默不作声，灰色的眼睛里流露出失望、温良而又倔强的神情，有如一匹精疲力竭的马正拉着大车爬山，明知自己挣扎不上去，却仍然一个劲儿地拉呀拉！

我来到她家两三天之后的一个早晨，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睡觉，我在厨房里帮她洗菜。这时她小心翼翼地悄声问我：

“你到这儿干吗来了？”

“来念书，上大学。”

猛然间她的眉毛向上一扬，额前蜡黄的皮肤紧蹙，原来是菜刀割破了手指。她一面吸吮着鲜血，一面坐到了椅子上。但随即又一跃而起，说了句：

“啊，真见鬼……”

她用手绢儿包好割破了的手指后，夸奖我道：

“你倒挺会削土豆的。”

嘻，这有什么不会的！于是我便向她说起了我在轮船上所干的活儿。她问我：

“你认为，就凭这一手也能考上大学了吧？”

那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懂什么叫做幽默，竟然一本正经地看待她的问话，向她详详细细介绍了我的一系列行动计划，自以为科学殿堂的大门理应向我敞开。

她长叹了一声：

“唉，尼古拉呀尼古拉……”

这时候尼古拉正好进厨房来洗脸，睡眼惺忪，头发蓬乱，但依

然像平日一样乐乐呵呵：

“妈妈，要能包顿饺子多好哇！”

“行，这就包。”他母亲表示赞成。

我一心想显一显自己的烹调知识，便发表意见说，这种肉用来包饺子太差劲儿，而且也嫌少了。

这下子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①可就火了，当即高声大嗓地数落了我几句，弄得我面红耳赤。她把一小捆胡萝卜往桌上一扔，转身出了厨房。尼古拉朝我使了个眼色，对母亲的行为用几个字做了解释：

“心情不好……”

他坐到板凳上，告诉我说：妇女通常比男人更爱激动，她们的天性就是如此。这一点，已经由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好像是瑞士人吧，做出了不容置疑的证明。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②对此也有过类似的论述。

尼古拉十分热衷于开导我，一有合适的机会就抓紧向我脑子里灌输一些为人处世必不可少的知识。我也如饥似渴地洗耳恭听，后来就把富科、拉罗斯福哥和拉罗什查克林^③三个人混为一谈了，也记不清究竟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④砍了迪穆里耶^⑤的头呢，

① 对尼古拉的母亲叶夫列伊诺娃的敬称。

②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06—1873)，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

③ 富科(1819—1868)是法国物理学家。拉罗斯福哥(1613—1680)是法国作家。拉罗什查克林(1772—1794)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保皇派头目，曾残酷镇压革命群众。

④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于法国大革命期间作为封建王朝的帮凶被处决。

⑤ 迪穆里耶(1739—1823)，法国将军。

还是恰恰相反？这个可爱的小伙子真心诚意地希望将我“造就成人”，一再信心十足地向我做出这样的保证，然而他没有时间和其他各种条件好好调教我。年轻人的自私和浮躁使他无法觉察，可怜的母亲使出了多大的力气、耗费了多少的心机操持一家人的生计；他的弟弟是个反应迟钝、沉默寡言的中学生，更加难以领会这类事情。而我却早已洞悉了锅头灶脑种种花样翻新、精打细算的复杂手法，一眼便看出了这个女人的巧妙安排。她每天都不得不变着法子争取填饱两个儿子的肚皮，还要养活一个外来的其貌不扬、举止粗俗的小伙子。不消说，我所分得的每一片面包，都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坎上。于是我开始去找点儿活儿干了。一大清早就匆匆出门，免得在她家吃饭；遇上天气恶劣的日子，则躲进废墟的地下室里。在这种地方，嗅着死猫死狗的恶臭，听着暴雨的喧嚣和狂风的怒号，我很快便醒悟了过来：上大学——这只不过是一场美梦而已，哪怕去闯波斯国，也比这种行为来得明智。一时间我把自己想像成了白胡子巫师，有办法种出颗粒如苹果般大的粮食，能让土豆的个头儿长到一普特^①重，总之，为人世间幻想出种种造福于民的好事来。在这个世界上，如此艰难困苦、走投无路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啊。

我早已学会了幻想出种种惊险奇遇和丰功伟绩。这大大有助于度过生活中的艰辛日子，而这样的日子又实在太多，于是我也就越越来越漫无边际地大发奇想。我并不期待他人的援助，也不指望会交上好运，倒是顽强的意志在我的心中日渐增长，结果生活条件愈是显得艰苦，我反而感到自己愈加坚强，甚至愈加聪明。我很早便已懂得，人是在与周围的环境不断抗争之中锻炼成长的。

① 普特为俄国旧时的重量单位，等于 16.38 公斤。

为了不致挨饿，我常去伏尔加河边的各个码头，在那里可以轻而易举地挣到 15 戈比 ~ 20 个戈比^①。置身于装卸工、流浪汉和骗子手中间，我觉得自己像投入炽热炭火之中的铁块一般，每天都体验着无数强烈而痛苦的感受。那里在我身边旋风般转来转去的，都是一些对自身的热望毫无掩饰的人、秉性粗鲁的人——我喜欢他们对生活的满腔愤懑，喜欢他们那种对世间的一切都怀着敌意和讥讽，而对待自己却毫不在意的乐观态度。我以往的亲身经历使得我容易和这些人接近，激起我融入他们这个火辣辣的群体的愿望。我所读过的布雷特·哈特^②的作品和大量“廉价”小说，更加让我产生了对这个阶层的好感。

职业扒手巴什金原本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如今已成饱经风霜、痨病缠身之人，他老爱振振有辞地开导我：

“你这是怎么啦？像个大姑娘似的畏畏缩缩，莫非害怕坏了名声？对于姑娘来说，名声就是她的全部财富；可对你呢，那只不过是副枷锁。牛的名声倒不错，却只好靠干草填饱肚皮！”

巴什金长着一头棕红的头发，脸刮得干干净净，简直像个演员；那短小的身材，轻盈的动作，使人联想起小猫。他时常对我谆谆教导，备加呵护，我看得出，他是真心希望我获得成功和幸福。他人很聪明，读过不少好书，最爱读的就是《基度山伯爵》^③。

“这部书主题鲜明，感情丰富。”他常常这样说。

他很喜欢女人，一谈起女人便津津乐道，眉飞色舞，虚弱不堪

① 戈比是俄国的辅币单位，卢布的百分之一。

② 布雷特·哈特(1836—1902)，美国作家，乡土派小说创始人之一。

③ 《基度山伯爵》在我国也译作《基督山恩仇记》，是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长篇小说，叙述一个水手的复仇故事，以情节曲折著称。

的身体一阵阵抽搐。这个动作中有一种病态的东西，使我感到厌恶。但我还是注意听他大发议论，因为觉得他的言辞十分优美。

“娘儿们啊，娘儿们！”他高声赞叹着，黄脸皮上泛起阵阵红晕，一双黑眼睛炯炯发光，不胜惊喜，“为了娘儿们，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她们好似魔鬼，随心所欲都无所谓罪恶！一息尚存便沐浴爱河吧，人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妙的赏心乐事啦！”

他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并且随口就能为妓女们编出一首首动人的歌谣，咏叹她们不幸的爱情。他的小曲儿传遍了伏尔加河沿岸所有的城市，随手举个例子，下面这首广为流行的歌曲就出自他的手笔：

奴家生来貌不扬，
家贫难扮好衣装，
年纪轻轻遭苦命，
无人娶我做新娘……

有个行动诡秘的人名叫特鲁索夫，待我也很好。此人仪表堂堂，穿着考究，十指尖尖好似音乐家。他在舰船修造厂地段开了间小铺，挂着“钟表匠”的招牌，做的却是销赃的买卖。

“彼什科夫^①，你可别去学那套偷偷摸摸的勾当！”他眯缝起狡猾而骄横的眼睛，郑重其事地捋着花白的胡子，这样对我说道，“我看得出来，你会另有前途的，你是个注重精神的人。”

“注重精神——这是什么意思呀？”

“噢……这种人对任何事情都毫不嫉妒，只有好奇心……”

① 这是作者的真姓；“高尔基”为后取的笔名。